

在家找东西，翻箱倒箧，尘埃飞舞。小小的书房里，夏末初秋的阳光毫无遮拦地照入，我抱出一摞落满尘土的书籍，鼻尖上一颗晶莹的汗珠掉下去，揩去时指尖沾满一层薄薄的灰，不禁哑然失笑。像打开了尘封的时光百宝匣，我迫不及待翻阅起眼前这堆纸张书本。那些落灰的小小角落里，藏着许多不为人知的甜蜜回忆。轻轻摩挲那个泛黄了的摘抄本，就好像又回到多年前那个蝉鸣不断的夏天晚上，小台灯下坐着马尾高高束起的女孩，左手边还有堆成山高的试卷作业没写，却偷偷对照着喜欢的杂志，奋笔摘抄下那些刻骨铭心的句子。有时候也带上耳机，放松地靠在椅背上，看窗外的黑夜无声无息，一轮明月皎洁又孤独地高高悬挂，一边放空自己，耳朵又一边紧张地聆听妈妈的脚步声。那样的心境，再也没有过。你看，我们自以为丢失了的时光和心情，都在某处静悄悄等着被拾起，还有那些不为人知的秘密。

有一沓明信片安静地躺在杂物盒的最里处，我一一翻

芸豆伴乡

□物管 2003 张璐璐

不知道你是否吃过白豆角？这种豆角要比普通青嫩的豆角白胖许多，头儿有个细细的尖。这种白豆角要掐去丝才能做菜，掰成段儿，上锅还要焖上许久，炖得软软烂烂。

也许是每个夏末的必然相遇，对我餐桌上的白豆角越发没了耐心。但母亲似乎没有发觉，父亲也毫无反应，桌上的仍是伴着土豆的白豆角，十分绵软。我也试图自己做菜，炒了豆角。

那份吃起来略脆的白豆角爸妈也爱，他们的样子像往常纵容我的娇气一样，笑着尝了：“下次还是要盖上锅盖啊。”

我实在不懂，菜市场收摊时按堆包圆的遗留蔬菜，何来得他们青睐？

我父母是山东人，他们一路西迁来了甘肃。而我则是在甘肃，长在甘肃。

像是在二十岁划了一条横沟，前半程是在家乡的青年时光，后半程是漂在外地的余生。我的爸爸妈妈离开家乡太久了，原本的乡音混了现在所处的方言，有些不伦不类，又好像奇妙的和谐。

从小奉行“讲好普通话”的我并不会讲方言。可当我听见小伙伴私下讲着家乡话，那些难以用汉字音译的东西将他们绕成了群带，传播着不能代替的归属感，我却羡慕极了。

再长大，我对方言就只剩遗憾了，但是爸妈好像还没有。即使与自己的生活有距离，他们还是加入了他们前半程时光小村庄的微信群，里面分享着赶集的内容，能交流帮忙带快递包裹。我爸爸喜欢点开语音，让我听听我曾一直渴望的方言，我妈则喜欢跟我分享老家的人们。

或许我再学不会来自爸妈能带给我的地方方言了，我始终遗憾。

我无数次想过跟着父母回他们归属小村庄的样子，当真回去的时候——像是进了乡村爱情的原景。

路旁映着蓝天的是片稻田。从地里随便拔几株，原来生花生是甜的。

明明已经过去了那么久，他们还是能找到曾经抓过螺蛳和蛤蜊的小河，还是能准确地找到自家菜园，顺手摘个黄瓜丢给我。

我跟在奶奶后面，从井里打了一缸水，摸出来还带着温热的蛋，兴致勃勃地等她带我看茶树。

还有没见过的长辈。妈妈推了我一把，让我问个好，婶婶笑着推了一把堂姐说：“人家都没有口音，跟着学学。”我和堂姐相视一笑，她便带我去逛了更多的地方。

在那儿，每个人都有自家菜园。妈妈很喜欢带我去姥爷家的菜园。我跟着走进一排排分好的土地；小油菜长势不一。进了棚，挂起来很多枝枝叶叶，结着长条的白豆角，挂着带黄花的黄瓜，还有印染般的紫色茄子。

我妈随手就掐了几条白豆角，我姥爷站在一旁有些不能理解地说道：“别摘，都老了……”

“回去炖着吃。”我妈应和道。

那天的饭桌上，还是有一盆那样的白豆角，炖得都有些黏糊了，是个很老的搪瓷盆盛着。

卷着煎饼，我妈突然就开始对我说：“还是这个盆啊，以前卖菜卖剩了就天天炖这个啊……”

亲情一缕

我是一个孤独的诗人

□电商 1902 班 陈菲

我是一个孤独的诗人
在夏日塔拉歌唱
为什么人们总是听不见
他们说草原是绿色的
他们说天空是蔚蓝的
不，不是的
它们只是黑的蓝的各色的笔墨

我是一个孤独的诗人
从月神那借来了一盏灯
躲在阴翳丛林
为什么我找不到呼吸的囚鸟
我穿过风、雨、云、雾
穿过飘起的尘埃
清醒着清醒的人

我是一个孤独的诗人
他们问我要去往何方
我不知道
大概，我将消失在冬天
于春天重来
肆意生长

你好，旧时光

□法学 2001 孙婉婷

过去，在脑海里努力回忆起那些落款的面孔，很多都回忆不起来了，好像他们都已与我走散在时光里。有张小纸条从书里掉下来，上面有不同的字迹，书写着不同的长短句，仿佛见字如晤般，让我想起上学时和前后桌嬉笑打闹的场景，上课偶尔偷偷传小纸条的提心吊胆与下课时天马行空聊未来的画面也都逐渐有了明朗清晰的色彩，脑海里浮现的面容随着突然乍现的灵光，与名字一一对应上，心里想着：哦，原来是是他。内心却翻涌出千万般惆怅来。

也有噗嗤一声笑出来的时候，当看到留言录上朋友写下

的那句“苟富贵，勿相忘”时，仍是哭笑不得。其他朋友或同学在“你想对她/他说：”那栏写下的字迹则令我感慨万千，那些或真诚或有趣的灵魂所给予我的赞美与欣赏，时隔多年仍让我感动不已，原来曾几何时，我也是别人心目当中一道光。由衷感谢岁月曾给予我礼物，让我邂逅那些无限温柔的伙伴们，并有幸得他们陪伴我一程，留下星星点点、色彩斑斓的回忆，或许这就是一些事之于我而言存在的意义吧。

还有一张在大太阳下照的毕业照，每个人都被强烈的太阳光，刺得睁不开眼，大汗淋漓，表情狰狞，耳边好像还能听见哀嚎声和抱怨声，大家都叫苦不迭，却又因为逃掉一个下午的课而按捺不住、兴奋不已，每张面庞都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像极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猝不及防与回忆打了个照面，多年后再看再想起，也只得轻叹声：“你好，旧时光！”

窗外，晨雾缭绕，朦胧如轻纱般笼罩着大地。忽然间，遥远天幕的一角出现一缕金黄的阳光穿过层层雾霭，朝阳如期而至。

随着年岁增长，起床时间也越来越晚，朝阳在脑中的印象也愈加模糊。夏日清晨，起了个大早，父亲开车送我去奶奶家。六点的城市安静得让我陌生，没有来来往往的车流，没有汹涌不止的人潮，更没有喧哗吵闹的繁华，有的只是层层的雾霭和令人安神的宁静。随着向乡村驶去，城市天际线逐渐下移，从高楼到矮房再到农田，雾气似乎渐渐消散，视野也随之开阔。视线在原野上不断发散着。突然，一抹金黄的，温暖的阳光出现在天幕的尽头，出现在原野的尽头，出现在我眼眸之中。随着第一缕阳光的破晓而出，一轮红日也渐渐地从地平线腾空而上。当太阳完全探出头来时，天空也从最开始的朦朦胧胧变得光芒万丈。望着旭日东升，看着碧空如洗，思绪纷飞。

迈入大学校园，没有了妈妈在身旁的叮咛嘱托，没有了爸爸在一旁的鞭策激励，更没有了班主任的目标计划。我的生活一下子如脱缰野马，在自由的原野上奔腾撒欢。但是没有了明确的目标，没有了不断鞭策，我的生活仿佛也被蒙上了层层雾霭变得浑浑噩噩，整个人也有些懈怠而盲目。终日迷惘的生活也在看见那轮旭日东升时似乎有了方向。对比高中生活，我发现我最缺少的还是那一份坚定的目标。是的，我需要一抹朝阳，在我浑浑噩噩的日子里需要那轮朝阳帮助我拨开云雾见光明。假期以来对自己未来生活的思考，在这里也终于有了答案。坚定一个理想，并且去不断努力。相信有着这轮积极向上的朝阳不断激励我，我更能不断改变我的生活态度，去积极地学习，积极地生活。我的大学生活也能光芒万丈。

常言道：“年轻人是早上七八点钟的太阳。”诚然，青春年华是人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心中装有朝阳的青年更能迸发无限的活力。转开看向东边的视线，正视前方，车辆在宽阔的路上飞驰。笔直的路一眼望不到尽头，前方的路光明明媚，微风正好，相信我的未来一定也是阳光明媚的味道。

生如朝阳当自强

□轮机 2006 梅梓欣



余家头校区 吴世安 摄

南湖（副刊）

第383期

沉默的人

□电商 1901 班 孙庆茹

已是接近昏暗的时刻，天气也不怎样。明明到了六月的尾巴，此刻的风还是冷的，偶尔一阵急速的风吹过，带下槐树的叶子。

院子里的收音机在木桌上独自放着，绳子上的几件衣服随风飘着，飘到哪里无所谓，但是确实想要挣脱衣服撑子，随便漂泊的样子。有一件确实如愿了，挣脱了衣服撑子的衣服，却来到了地上，趴在地上。

报道天气的电台主持人一口标准的普通话预报今天晚上将要到来的暴雨。

或许大家都已经得到暴雨的消息，早已躲在屋子里面。

屋里没有开灯，六页吊扇嗡嗡地拼命转动着。虽然才不过六点左右，但是即将到来的暴雨天气，往往不加掩饰，先让天暗下来，好让人们做好准备来迎接。

走进半掩的木门，风吹动着门，“嘎吱嘎吱”，让人的心情莫名其妙。

穿过外屋，来到里间。男人躺在床上，男人是干零工的，有活就干，没活就在家里面待着。无所事事，又跟不上现代的娱乐方式；男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靠睡觉和看着仅靠大钢收到信号的几个台来消磨时间。

“吱呀”，半掩的门被推开了，烦躁的声音终于暂时地停止了下来。

满身疲倦的女人把包扔在门口的货物架上，回头看了看阴沉沉的天气，出去把收音机关掉。收完挂在绳子上的衣服，弯腰拾起地上的衣服，风又重新吹动着那件衣服。

女人一边嘟囔着，一边拿着衣服走进逼仄的屋里，坐在床上叠衣服。

外面响起了敲门声，女人放下手中正在叠的衣服，走了出去。

的那句“苟富贵，勿相忘”时，仍是哭笑不得。其他朋友或同学在“你想对她/他说：”那栏写下的字迹则令我感慨万千，那些或真诚或有趣的灵魂所给予我的赞美与欣赏，时隔多年仍让我感动不已，原来曾几何时，我也是别人心目当中一道光。由衷感谢岁月曾给予我礼物，让我邂逅那些无限温柔的伙伴们，并有幸得他们陪伴我一程，留下星星点点、色彩斑斓的回忆，或许这就是一些事之于我而言存在的意义吧。

还有一张在大太阳下照的毕业照，每个人都被强烈的太阳光，刺得睁不开眼，大汗淋漓，表情狰狞，耳边好像还能听见哀嚎声和抱怨声，大家都叫苦不迭，却又因为逃掉一个下午的课而按捺不住、兴奋不已，每张面庞都散发着金色的光芒，像极了我们的青春年华。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猝不及防与回忆打了个照面，多年后再看再想起，也只得轻叹声：“你好，旧时光！”

童年记忆中的火车，总是在姑姑家村庄后面的那一条铁轨上飞驰着。每次跟随家里的人去姑姑家走亲戚时，总会记得去看看它。

小时候和朋友们玩耍时，大多用的是弹珠、沙包、跳绳之类的小玩意儿，当然有时候也会在地上画了线去跳格子或者在河畔上放风筝。所以，看着那个长盒子似的庞然大物出现在眼前，发出哐啷哐啷的声音，然后又很快消失不见的场景，在小孩子眼中既新奇又有趣。聊天的大人们每每嫌一群孩子在屋子里蹦蹦跳跳太聒噪，就会打发哥哥领着我们去村庄后面看火车，还不忘叮嘱孩子们不要走太远，也不要越过后面那条河去以免发生危险。

姑姑家村庄后面不远处有一条河，把平坦的田地分割成了两大块。在河对岸，远远的地方，便是铁轨。虽然不能靠得很近，但孩子们看到火车驶来时的热情与欢喜并没有丝毫削减。当时并不知道这列火车从哪来，要到哪里去。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记忆中一群孩子站在河岸这边，就那么远远地看着，听着它的声音，最后目送它离开，好像自己吃到蜜糖一般欣喜，又夹杂着胜利般的热烈。一列火车驶过后，孩子们会七嘴八舌地讨论下一趟车会什么时候来。不过大多数时候还没有等到下一列火车过来，孩子们就听到了大人们催着回去吃饭的呼唤，就兴高采烈地蹦跶回家去了。

后来，曾经的那群小伙伴都慢慢地长大了，便知道了货车的用途，知道了火车上面总是会载着很多远在他乡的人回家，火车的神秘和吸引力便慢慢减弱，不再那么新奇有趣了。后来，当初一起去看火车的一群孩子也慢慢分开了，各自前往不同的地方，各自奔赴着自己的前程。一群孩子翘首期盼火车到来的场景就凝结成一幅画，留存在童年记忆中的某个角落，随着时间的流逝，逐渐蒙上了灰尘。但偶尔想起，嘴角总是会带着一抹笑意——这段记忆依旧鲜活、生动。

再后来，18岁第一次离开家去远方求学时，我也是乘坐火车离开的。随着火车的奔驰，看着窗外的树木田地和村庄飞快地后退着，我知道，离家也越远了。当初期盼着火车的孩子，最终也坐上火车开始人生的下一段旅程了。就是不知道，当这列火车驶经某个村庄时，会不会也有那么一群孩子因看着它的到来而欢欣鼓舞。

《五律读庄子而思三首》

□新闻 2002 陈龙

(一)

今日南华去，江山向子休。
涧云长在野，草木不临秋。
恨系林间雀，追惟海上鸥。
因寻旧时路，此外更何求。

(二)

今又南华去，逍遙且作行。
无言皆大美，有得自长生。
白马非其指，青冥信我情。
恰如庄子语，胡蝶一身轻。

(三)

花红听雨去，一夜觉秋生。
春色迎秋色，花声伴石声。
山云还有迹，风雨也无晴。
笑看人间世，何如庄子行。

脆弱感

——观《追风筝的人》有感

□政治 2001 班 温敏

时间，是人发明出来的。而脆弱，是每个人与生俱来的。

风筝线被割断的时候，只有手心里的血是真实的。看完《追风筝的人》，我总想着，要是阿米尔再勇敢一点，是不是结局就会不一样？他捍卫尊严，为哈桑，也为他自己。这当然是无法做到的。在追逐风筝的喧闹中就该明白，悲剧就是美撕裂开来给人看。

那么，要去怪罪谁？不，没人。

他终于跌倒了楼梯口，没有一个人上前搀扶他。他只是慢慢地先抬起头来，接着是手。手扶到梯子上，撑不起来身体。单薄的身体，飘着氧气和血气。

他们总是这样说，是你自己跌倒的。

终极的问题就这样摆在你的面前。追根溯源，太远太远，怨恨也会消弭吗？不会，会传递，然后变成冷漠。

重演的影片，重演的生活，真实的阿富汗历经几十年混战，而小说中描绘的与真实掺杂在一起，似乎连一笔一划的字帖都比这样更富有变化。规律被打破的时候，揭露了让人们为之惊惧的一切。战争让人们感到自身的脆弱。

易碎的玻璃杯让“为你，千千万万遍”这句话光芒四射。然而，人们沉浸在反复的煽情里忘记了说话者的对象。阿米尔相对于阿富汗的少爷，与奴仆关系，阿米尔相对于法里德的雇佣关系，阿米尔相对于侄子索拉博的收养关系。

在搭建的人情中出现反抗脆弱的连接感。人的韧性包裹自己和他人，捡起了虽然已经碎了一半的杯子，迎接来自天上的雨水。也许不能责怪年少的阿米尔为何袖手旁观。他和父亲的连接是脆弱的，就像咬一口咔嚓断成两半的夹心巧克力。心流出来的味道，比巧克力本身还要苦。

以前语文书有这样一句话，人是一根有思想的芦苇。如此脆弱的人，就是芦苇一样，随时就要折断了。这样一看，哈姆雷特要改掉那句话了——脆弱啊，你的名字不叫女人，而是人。

生下来的婴儿，和父母有连接；上学后和同学、老师有连接。工作后和同事、老板有连接；许多的陌生人水潮一样涌过来了，一波又一波。

船在水波的动力下，从此岸跨越到彼岸。有的浪送完一程就沉入海底，有的伴随着，而你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到达彼岸。

水也是脆弱的，尤其

是化成冰。但若有热气，人和人之间的热气，那种带给人的脆弱感就会少一些。

书影涤心